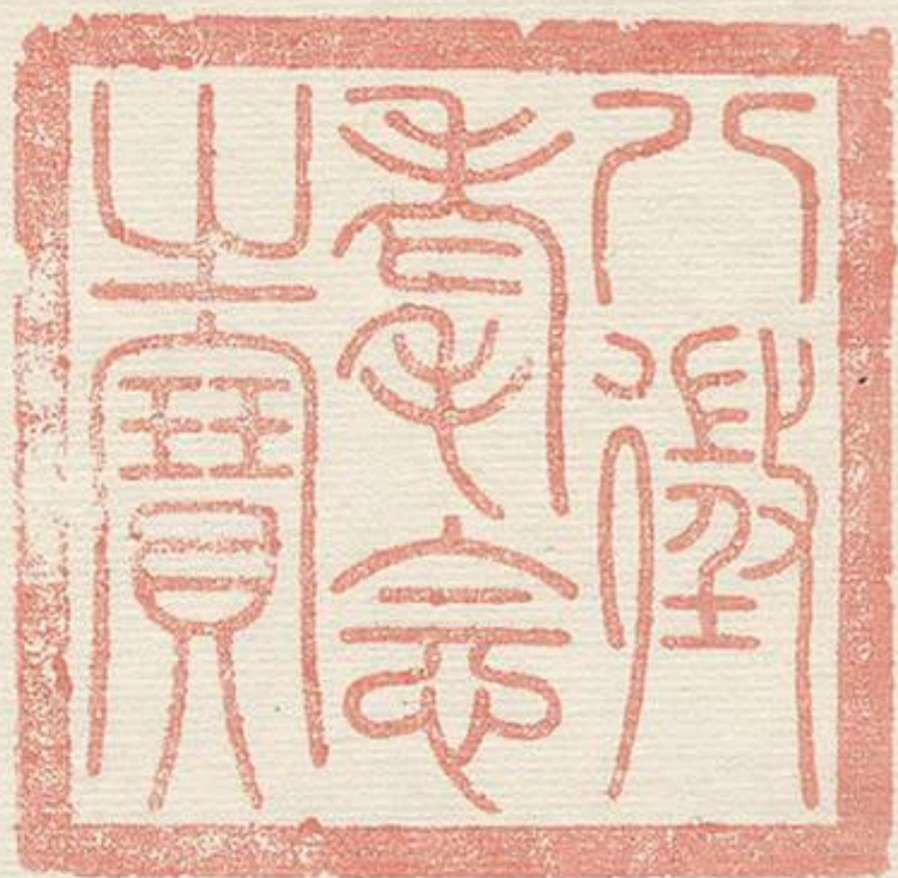


大易粹言

二







震下  
坎上

伊川先生曰屯序卦曰一无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為盈塞於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亡矣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以二象言之雲雷之與陰陽始交也以二體言之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陰陽相交乃成雲雷陰陽始交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為屯若已成澤則為解也又動於險中亦屯之義陰陽不交則為否始交而未暢則為

屯在時則天下屯難未亨泰之時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易為三才之書其言道則三才之道也天地人雖均為三才獨人道雜而多端无天地之純全故純剛為乾而盡天道純柔為坤而盡地道至於人事不齊一卦不足以盡故自屯至未濟共為人道以配乾坤是以諸卦所載人事為多而人道自此明矣然則人道以六十二卦而後能配乾坤所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歟易說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伊川先生曰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非

貞固何以濟屯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也

易傳○

處屯難而有致亨之道其唯貞固乎然能守正不

變者鮮矣

師說 雜編

橫渠先生曰勿用有攸往往則失其居矣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屯極必亨故屯有亨之道元亨大亨

也利貞利在正也與乾四德異矣勿用有攸往以

初爻言也險在前屯難方生也遽而往則行險而

犯難矣故曰勿用有攸往

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地无屯人與萬物皆有之物之始

大易粹言

生及其未亨之時皆屯也故為人道之始乾坤之

四德所以生萬物而康屯者故屯有得於乾坤之

四德也然四德非一於屯也屯之所得者屯之時

屯之事而已觀乾之彖萬物資始元也品物流形

亨也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利貞也是則天地之道

始終在於萬物而萬物以人為首故屯為人道之

始具四德而繼乾坤也人道始生而未成未可用

有所往先於建侯者聖人配天地之德生萬物而

康屯莫先此大公之道故也

易說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

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伊川先生曰以雲雷二象言之則剛柔始交也以坎震二體言之動乎險中也剛柔始交未能通暢則艱屯故去難生又動於險中為艱屯之義○所謂大亨而貞者雷雨之動滿盈也陰陽始交則艱屯未能通暢及其和洽則成雷雨滿盈於天地之間生物乃遂屯有大亨之道也所以能大亨由夫一无夫字貞也非貞固安能出屯人之處屯有致大亨之道亦在夫一无夫字貞固也○上文一无既字言一无夫字天

大易釋言

地生物之義一有是此言時事天造謂時運也草

草亂无倫序昧冥昧不明當此時運所宜建立輔助則可以濟屯雖建侯自輔又當憂勤兢畏不違寧處聖人之深戒也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屯宜建侯而不寧何也蓋屯難未解方且急賢才以自助故分土錫圭以報有功而崇有德又且與之戮力以弘濟艱難故雖建侯而不寧也若豫之建侯則四方无虞五刑不用要當建諸侯以蕃屏王室而已以是建侯則寧矣武王歸馬放牛何不寧之有易說

龜山楊氏曰乾一索而得震陰陽始交也坎在上

難生也陰陽始交而未成澤坎之所以為難也震動而坎險動乎險中合二體言之也止乎險則蹇動乎險中則身動有身之道也蓋險非可止之地止則終於陷而已矣故動乃亨也夫屯難之初上下无常分貴賤无定位非正也屯難平而後君君臣臣而天下治故曰大亨貞言亨而後貞也雷雨之動滿盈則屯解而澤下流矣○天造草昧非寧居之時故宜建侯而不寧建侯所以自輔也使人各有主而天下定矣

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屯者物之始生也草者之未齊昧者

之未明勾者之未伸萌者之未達而有動乎險中之象終至於大亨貞也是以草者齊之昧者明之造物之始也建侯而不寧人倫之始也厥初生民无羽毛以蔽其身无爪牙以充其欲則必求其羣而比焉勢文不足則必求其強且大者而比焉此後王君公之所由立也故後世有天下者必思屯之所以利建侯而不寧則知所以為治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剛坤柔至屯而始交交則人道乃著然純陰疑於陽則戰况剛柔之交能无難乎以是知人道之患與天地異故繫辭言鼓萬物而不

與聖人同憂是聖人不能无憂也屯之時處險而不可動故言勿用有攸往屯者也而天下草昧聖人不得不動之時故言利建侯康屯之主也利建侯則動乎險中亦聖人所不得已也唯動則得天地大亨萬物之貞道苟一於勿用有攸往則非康屯之主也雷雨之動滿盈乎天地之間此天造草昧也建侯而不寧聖人法天而造草昧也聖人法天繼天而造草昧此屯所以繼乾坤之道也易說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伊川先生曰坎不云雨而云雲者雲為雨而未成

大易粹言

者也未能成雨所以為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

下之事以濟於屯

一无屯字

難經緯綸緝謂營為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雲雷皆是氣之聚處屯聚也

易說

廣平游氏曰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无汨其序之謂也易於屯曰君子以經綸言所以濟難當如

此也

中庸解

龜山楊氏曰雷雨之動滿盈則屯解矣雲雷而不雨卦之所以為屯也屯難未亨君子經綸之時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事象之宜也



在上則為雲在下則為雨亦事象之宜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為雨故雷雨作解雲而未雨所以為屯經綸者經綸天下之事建侯而不寧之謂也

易說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陽爻在下乃剛明之才當屯難之世居下位者也未嘗便往濟屯故盤桓也方屯之初不盤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凡人處屯難則鮮能守正苟无貞固之守則將

失義安能濟時之屯乎居屯之世方屯於下所宜有助乃居屯濟屯之道也故取建侯之義謂求輔助也○賢人在下時苟未利雖盤桓未能遂往濟時之屯然有濟屯之志與濟屯之用志在行其正也○九當屯難之時以陽而來居陰下為以貴下賤之象方屯之時陰柔不能自存有一剛陽之才眾所歸從也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或疑方屯于下何有貴乎夫以剛明之才而下於陰柔以能濟屯之才而下於不能乃以貴下賤也況陽之於陰自為貴乎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磐栢猶言柱石磐磐石也栢栢柱也  
謂利建侯如柱石在下不可以動然志在行正也

易說

廣平游氏曰夫建侯王者事也而於初九言之者  
以剛動之而不失其正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蓋王  
佐才也象所謂君子以經綸者非初九其誰耶故  
其體國致君宜以協濟為意其曰利建侯者乃代  
天理物之職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初  
以剛明之才處羣陰之下能以貴下賤也其才足

三百甲

大易辨言

卷二

葉生

以濟時之屯又能以貴下之宜其得民矣然猶盤  
旋未進者志行正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  
下不為所謂正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謂大  
得民也而猶服事商者亦行正而已矣故曰利居  
貞明疇克利居貞者待時而動不失正也聖人之  
有天下非私之也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說共給  
之之為安故利建侯武王克商有未及下車而封  
者用此道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九剛柔始交故稱盤栢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理之常也時有不得行是以宜待也陽

上而陰下上貴而下賤亦理之常也其或以陽下陰以貴下賤者適時之變也是以康屯之道在於得民得民之道在於下下老子曰江海為百谷王以其下之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屯之時興事皆當盤旋盤旋未決也居屯之道則當居貞建侯如是之利可免盤旋矣○剛柔始交而難生則居屯者有不可動之勢而天下萬物方資於濟屯之才則濟屯者為不可不動之時以不可動之勢而遇不可不動之時此其所以盤旋也初九以剛明之才濟屯之難居正而

靜不違勢建侯而動不違時其於屯也何不利之有故雖盤旋而不失康屯之道故曰志行正也況以陽下陰大得民乎聖人經綸建侯非自為也為民而已為民而得民其難濟矣夏商之季湯武其盡之

並易說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陰柔居屯之世雖正

一作五

應在

上而逼於初剛故屯難遭迴如辭

一有助字

也乘馬欲

行也欲從正應而復班如不能進也班分布之義

下馬爲班與馬異處也二當屯世雖不能自濟而  
居中得正有應在上不失義者也然逼近於初陰  
乃陽所求柔者剛所陵柔當屯時固難自濟又爲  
剛陽所逼故爲難也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  
媾矣婚媾正應也寇非理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苟  
合於初所以不字苟貞固不易至于十年屯極必  
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  
節久必獲通況君子守道不回乎初爲賢明剛正  
之人而爲寇以侵逼於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  
近剛而爲義更不計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

此○六二居屯之時而又乘剛爲剛陽所逼是其  
患難也至於十年則難久必通矣乃得反其常與  
正應合也十數之終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班布不進之貌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二以陰柔乘剛故屯如遭如乘馬  
班如下馬爲班言此遭而不能有行也初以陽下  
陰婚媾之象匪寇也二以柔順中正之資守常待  
應而不從女子貞也與天下之大老異矣蓋初雖  
有剛明之才足以濟難而身屯以之爲君則未也  
守女子之貞宜其不字矣至其數極而反常則君

臣之分正故十年乃字十數之終也君先而臣從君唱而臣和所謂常若綺里之徒漢初求之不可得而臣女子貞也晚出從太子遊反常故也易說兼山郭氏曰六二召雲者龍命呂者律其聽者非苟合而已也以位則配以居則正而不偶焉屯故也至於天道反常則應之禮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國无道至死不變其六二之謂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屯之世動在險中非陰柔之所宜也況六爻之中莫柔弱於六二故為在屯之遭者而有女子之象焉馬班如欲應五而不能進也初九

之剛進而見逼非為寇則婚媾耳六二居中待應不為苟合寇婚不從故云不字至於十年屯難反常終從正應則六二之處屯可謂女子之貞者矣伊川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為義不計初之德為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所謂假初以明二非在二以明初也班如者舊以謂相牽不進或謂班旋不進伊川謂班分布之義與馬異處要之班如為列而未進又不欲退處也易說

六三即鹿无虞唯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以陰

一无陰字

柔居剛柔既不能安

屯居剛而不中正則妄動雖貪於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唯陷入于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事不可而妄動以從欲也无虞而即鹿以貪禽也當屯之時不可動而動猶无虞而即鹿以有從禽之心也君子則見幾而舍之不從若往則可吝而困窮

一作也並易窮困傳

橫渠先生曰處非其地故曰入于林中虞防禁也

三六十一

大易解言

屯二

三

二以乘剛有寇故五若可親五屯其膏故不若捨之說

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三居動之極而不中正非居正者也待時而動動而不括故其出有獲當屯難草昧之時動不以正而上无應以之濟屯是從禽而已即鹿无虞唯入于林中者也古者无事歲三田非以為遊豫也必有山澤之虞以菜其野蓋菜其野而後禽可即田而无虞是從禽而已林中非即鹿之所君子見幾不如舍之往斯吝窮矣

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三在屯之時居動之極貪於有獲

肆欲從禽昧道而行以臨險阻始求有得往益屯也  
也不知所謂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故也六三互體  
有良庶幾有知止之心故曰君子幾不如舍也即  
鹿无虞以從禽也何必黔喙之謂乎其卦則屯其  
體則震其互體則止動而求獲不知其向是以不  
如止也虞翻變文為麓或謂於義為贅且鹿之已  
即何必虞乎謂為贅辭則鉅鹿沙鹿皆當同義故  
知從禽非專鹿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虞翻王肅以鹿為麓先人曰如鉅鹿  
沙鹿之鹿故知從禽非專鹿也雍曰孟子言從禽

三十四

大易辨言

卷二

三

獸而无厭書言外作禽荒則從禽禽荒皆謂田獵  
則此不止於鹿明矣六三以陰柔之才非中正之  
位居動之極貪於有獲非處險之道也曾不自度  
可動之利雖即鹿也不過入于林中而已豈能有  
濟哉唯君子知幾不如舍之為得矣往則遇險其

道窮也

易說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  
也

伊川先生曰六四以柔順居近君之位得於上者  
也而其才不足以濟屯故進而復止乘馬班如也

己既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賢以自輔則可濟

矣初陽剛一作剛陽之賢具乃是正應己之婚媾也若求

此陽剛一作剛陽之婚媾往與共輔陽一無剛字中正之

君濟時之屯則吉而无所不利也居公卿之位己

之才雖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在下之賢親而

用之何所不濟哉。知己不足求賢自輔而後往

可謂明矣居得致之地一作位己不能而遂己至暗

者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六四待求而往見說

龜山楊氏曰六四靜而正居險而不妄動者也故

曰乘馬班如班如者有待而行也夫初以陽下陰

求婚媾者也而四應之求而往者也屯難之時智

者以其謀勇者以其力競時赴功者皆是也而四

獨居險而不為難待求而後往非擇義之明疇克

耳故往吉无不利而孔子曰求而往明也若諸葛

孔明之於先主其幾是乎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屯雖可以有為之時又惡不由

其道故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取非

其招不往也如不待招而往何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屯之時有濟難之志而无濟難之



才者六四也無其才則必資剛明之才與其濟難此所以班如有待於初九也初九正應以陽下陰得婚媾之義彼求而我往是以吉无不利也六三不與初九而待正應是之謂貞貞則正道存焉六四不近比九五下待初九求而後往是之謂明明則事業興焉此伊尹伯夷之所以辨也

易說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伊川先生曰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爲之輔則能濟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

爲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己也威權去己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脩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以道馴致爲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僖昭也不爲則常屯以至於亡矣○膏澤不下及其德施未能光大也人君之屯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屯難之世履尊位而陷乎險中乘陰而无輔欲有爲而力不足者也此人君之屯也人

君之屯於其名位非有加損也膏澤不下於民力  
不足以有為而已若唐之文宗是也故曰屯其膏  
言澤不下流也以其欲有為而力不足故戒之曰  
小貞吉大貞凶小貞若武宗用李德裕之謀先取  
澤潞河北諸鎮置而不問是也故唐之威令幾於  
復振大貞若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易說○易曰屯  
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方屯難之時膏澤不敷權移  
於下政非己出人君之屯也權移於下而欲驟正  
之取凶之道也故大貞凶小貞漸而正之也孔子  
欲旅泰山者姑小貞之而已其後昭公卒至敗亡

失此故也

語解

兼山郭氏曰九五尊位大中慶賞之可行而時則  
屯也彼剛中之質見揜於二陰膏澤不得下于民  
之象也坎雖潤下特私其應而已故小貞則吉也  
貞者事之幹也方屯之未寧而下有分民之臣上  
无蓼蕭之澤以及四海故大貞則凶也或以况魏  
晉之初蓋大器已移夫何屯膏之有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先生曰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  
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  
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

是威權不在己也威權推去己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脩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不為則常屯以至於亡矣雍曰九五位非不尊也處非不正也德非不中也見揜於二陰而有屯膏之象者蓋五方自屯於險中豈能膏澤下於民哉然女子小人皆陰之類也能揜君之德者也能屯君之澤者也有人君惑而好之乃所以自致其屯也

易說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居屯之終在險之極而无應援居則不安動无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窮厄之甚至於泣血漣如屯之極也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可濟矣○屯難窮極莫知所為故至泣血顛沛如此其能長久乎夫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分三而又兩之足以包括眾理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險難之極以陰柔居之乘剛而无輔无有為之資也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而已班而不

能有行也漣如傷之至也若唐之昭宣是已其危  
亡立至又何可長者然則時終不可為歟曰有剛  
健之才尊德樂義擇賢而用之何不可之有

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處屯  
之極不能變屯以求通雖曰加憂何可濟也是由  
寢積薪之上自謂曰安其能久乎二與四為不及  
上為過過而不知變是以及此

易說

白雲郭氏曰康屯之道莫大於建侯不寧非優柔  
不斷之所能濟也上六處屯之極乘馬班如同二  
四之道可謂優柔不知變者矣故進退猶豫終以

自傷非可久之道也二之班如待正應也四之班  
如待求而往也上六班如獨无所待進退不決而  
自傷耳屯為柔弱待濟之時故乘馬班如皆欲待  
而有所之也

易說

伊川先生曰蒙序卦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穉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為卦艮上坎下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為蒙及其進則為亨義易傳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伊川先生曰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

乃致亨之道六五為蒙之主而九二發蒙者也我謂二也二非蒙主五既順巽於二二乃發蒙者也故主二而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有則能用其道匪我求於童蒙乃童蒙來求於我也柔順之德而方在童蒙與二為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以發其蒙也二以剛中之德在下為君所信嚮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己而後應之筮占決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己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發蒙之道利以貞正又二雖剛中然居陰故宜有戒易傳

橫渠先生曰：「往聞來學，不聞往教，來學者就道義而學之；往教者致其人而取教也。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是也。」○教人當以次守得定，不妄施。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是剛中之德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屯之所以為屯者，險而動也；蒙之所以為蒙者，險而止也。屯者物之始生，生而後釋卦之序也；物釋有必亨之理，聖人發蒙有致亨之道。此蒙之所以亨也。童蒙處蒙者也，我所以發蒙者也。一德以筮之，則我一德以告之；彼二三其德，是以不能告也。蒙之時行，此為利貞耳。筮者問而決

之也。著之稱筮，義蓋同此。

利貞或義斷易說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伊川先生曰：「山下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為，故為昏蒙之義。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則一有時也匪我求童

蒙，童蒙求我，志應也。二以一无以字剛明之賢處於下

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於五，蓋五之志應於二

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初筮謂誠一而來求決其蒙則當以剛中之道告而開發之再三煩數也來筮之意煩數不能誠一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爲煩瀆故曰瀆蒙也求者告者皆煩瀆矣○卦辭曰利貞彖復伸其義以明不止爲戒於二實養蒙之道也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

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蒙之六爻二陽爲治蒙者也四陰皆處蒙者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險而止蒙夫於不當止而止是險也如告子之不動心必以義爲外是險而止也蒙險在內是蒙昧之義蒙方始務求學而得之始是得所止也若蹇則是險在外者也易說後○險而止蒙

蒙亨以亨行者時中也夫險而不止則入于坎入于蹇不止則是安其危之類也以其知險而止也故成蒙之義方以有求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以蒙而求故能時中所以亨也○時一有中之義甚大

如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者蒙何嘗有亨以九二之  
亨行蒙者之時中故蒙所以得亨也蒙无遽亨之  
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之者  
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觀蒙者時  
之所及則道之此是亨行時中一有中也此時也正所  
謂如時雨化之如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則是  
教者之過當時而道之使不失其正則是教者之  
功一有蒙以養正養其蒙使正者聖人之功也並  
說○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大

功

一有蒙以養正

養其蒙使正者聖人之功也

並

行禮義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如此  
如孔子喪出母子思不喪出母不可以子思為非  
也又如制禮者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  
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神始  
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  
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今學者須是執  
禮蓋禮亦是自會通制之者然言不足以盡天下  
之事守禮亦未為失但大人見之則為非禮非義  
不時中也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  
其看得前言往行孰則自能以物醜類亦能見得



時中語解○蒙以養正使蒙且白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一止

世蒙

廣平游氏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抱一不離此蒙以養正之謂也夫唯抱一不離故智雖落天地而不自慮能雖窮海內而不自為付百職於衆賢而我無為焉其致功也吾不尸其事其成功也吾不處其名此聖人之功也○筮者占以決疑也占以決疑无不致誠故易以致誠以謀亦以筮言之非假布策也蒙之初筮者致一以有求比之原筮者再思以有擇若夫假爾泰筮則不可以有原也並易說

三百七十二

大易辨言一

蒙五

吳王

龜山楊氏曰險在前往斯陷險矣見險而能止蹇之所以為智也險在下往斯出險矣險而止卦之所以為蒙也物生必蒙則生而未失赤子之心也有亨之道焉以亨之道行則時中矣中也者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也居蒙之時有剛明之材唯九二而已蒙所資以為明者也六五柔順而得中童蒙之能求我者也古者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伊尹非有求於湯也而湯實求之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蓋志不應則尊德樂義之心不至尊德樂義之

心不至則雖有謀焉而就之猶不告也況可召之乎故又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初筮誠一也再三誠不一也誠不一而告之則上下皆瀆矣瀆滋蒙也筮謂占決也○蒙以養正聖功也者正以蒙養之則不失赤子之心矣作聖之功也

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山下有險險而止蒙有不知而止者童蒙是也有无所事於知而安之者聖之事也詩曰帝謂文王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養正之謂乎志應也者非體應也誠應也彼一德而筮之則一德而告之彼二三其德

是以不能告也故蒙之辭皆有二義

易說

白雲郭氏曰險而止蒙畏而止之者童蒙也安而止之者聖人也童言物之釋也物釋則求身求身有亨之道患不以亨之道行耳九二處得其中應得其時是亨之道也我有治蒙之志童蒙有求我之志故云志應初筮告者剛中之性无二三也再三不告蓋以瀆我而亦所以瀆蒙也瀆則愈惑是以窒者不復通晦者不復光非所以治蒙也蒙之道養正則不惑而不取於二三養正不已終成聖功是以不失赤子之心為大人養正猶孟子言以

直養而元害蓋正直皆謂天之所命也

易說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伊川先生曰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若人蒙穉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觀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也

易傳

廣平游氏曰山下出泉其一未散其勢未達觀其勢之未達則果行觀其一之未散則育德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山下出泉泉之始達也萬折必東避礙而通諸海果行者取之盈科而進不捨晝夜育

三百三十一

大易辨言

蒙七

吳洋

德者取之

易說

兼山郭氏曰蒙之為蒙可以達材可以成己是或一道也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龜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是以導之可以達材蓄之可以成己詩曰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其果

行育德之謂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有言蒙之為蒙可以達材可以成己也雍曰山下出泉行之所以果行止之所以育德非以泉行而山止也蓋山下之泉必養其源

然後決而為江河君子必育德深厚然後可以果  
行也其所以生利萬物者所謂達材與

易說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  
人以正法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陰間居下下民之蒙

象一作

也爻

言發之之道發下民之蒙當明刑禁以示之使之  
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自古聖王為治設刑罰以  
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雖  
聖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嘗偏廢也故為政之始立  
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

三十一

大易辨言一

蒙八

洋

之桎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无  
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雖使心未能喻亦當畏威  
以從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

其一无非心則可以移風易俗矣苟專用刑以為

其字

治則蒙雖畏而終不能苟免而无恥治化不可得  
而成也故以往則可吝 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

其罪罰正其法也使之由漸至於化也或疑發蒙  
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  
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

矣

並易說

橫渠先生曰以柔下賢居於坎陷然无私系用心存公雖不能諭人於道以辨曲直正法可也善行法者多說於任刑道非弘矣故以往吝故君子哀矜而勿喜也

易說

廣平游氏曰蒙之初六發蒙而利用刑人何也蓋民之迷則目无所見耳无所聞若以物蒙其首也今欲發其蒙而示之以好惡則彼且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誥令所不能加行義所不能率必欲以利誘之耶則爵无德而祿无功愈非所以勸也故當小懲而大戒罰一以警百然後蒙者畏刑之將

三百六十四

大易粹言一

蒙九

張堉

至相與從上之所好而避其所惡故其蒙可得而發也雖然有發蒙之志則刑人而為利矣苟惡其蒙而刑之不幾於不教而誅乎故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正法云者示之以好惡之謂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蒙无知也告之而弗喻引之而弗達非威之以刑莫之能從也故發蒙之初利用刑人蓋威之使從也用說桎梏縱之以往則吝矣桎梏者所以禁切之使无妄適也吝則不復自新矣昔成王以商之餘民封康叔則告以敬明乃罰為先商之餘民頑民也蒙而无知者也故所先如此至

康王畢公保釐東郊則世變風移矣故命之曰唯德唯義時乃大訓成王之誥康叔蓋利用刑人之意先王之施德刑非異也因時而已矣

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六人之生不知學問之可成不知罍獲陷穽之可避凡以蒙故也故初則發之利用刑人乃所以為說桎梏之道也不能發之於初至於過而後擊之不亦晚乎謂以往者過也說者謂脫之則吝是一罹於刑終身不可施也豈其然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人之生不知學問之可成不

三百六

大易辨言一

蒙十

張拱

知罍獲陷穽之可避凡以蒙故也雍曰初六發蒙是使之知學問之可成也利用刑人是使之知陷穽之可避也聖人懼民性之易遷故欲辯之於初也雖舜之刑期无刑不過於此豈非說桎梏之道哉不知此道而以往能无吝乎或以用刑為發蒙之道疑聖人先刑後教非也發蒙所以教之也用刑所以輔教也此舜戒臯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之意聖人豈有先刑罰而後教化之理哉

易說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伊川先生曰包包含容也二居蒙之世有剛明之才

而與六五之君相應中德又同當時之任者也必  
廣其含容哀矜昏愚則能發天下之蒙成治蒙之  
功其道廣其施博如是則吉也卦唯二陽爻上九  
剛而過唯九二有剛中之德而應於五用於時而  
獨明者也苟恃其明專於自任則其德不弘故雖  
婦人之柔闇尚當納其所善則其明廣矣又以諸  
爻皆陰故云婦堯舜之聖天下所莫及也尚曰清  
問下民取人爲善也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事  
猶子能治其家也五既陰柔故發蒙之功皆在於  
二以家言之五父也二子也二能主蒙之功乃人

子克治其家也○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  
也二能主蒙之功者五之信任專也二與五剛柔  
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苟非  
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九二以剛居中故能包蒙而吉○擇  
婦而納之則吉○九二以下卦之中主卦德故曰  
子克家以子任家必剛柔得中乃濟不可嚴厲也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无忿疾于頑包蒙也苟以是心至斯  
受之矣納婦也九二以剛中之才居發蒙之任羣

蒙資之以爲明者也頑而疾之已甚則亂順而拒之遷善者沮非所以治蒙也故包蒙納婦吉婦者順而從我者也臣之任國事與子之治其家其道一也舜之父頑母嚚象傲日以殺舜爲事舜則負罪引慝而已彼以愛兄之道來則誠信而喜之此舜之所以包蒙納婦而克家也使舜僞而爲之則誠信不孚誠信不孚則剛柔不接以是而處頑傲之間欲其不格姦難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二以剛中之德爲治蒙之主所謂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者也故雖昏愚之蒙

包而容之柔道之善取而納之長幼之節不廢而君臣之倫不亂是雖爲治蒙之主而上下之分嚴矣是以吉也然包蒙者包衆蒙而爲之主以陰陽言之九夫道也六婦道也以尊卑言之五父道也二子道也包蒙納婦必子克家而後吉苟无子道獨能包而納之是爲強僭不制之臣矣故二者皆以克家爲吉包蒙納婦剛克也子克家柔克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其九二之謂乎剛柔接者謂二之剛中上接於柔五之巽順下接於剛也

易說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



女行不順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陰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為羣蒙所歸得時之盛故捨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說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並易傳○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語錄

橫渠先生曰金夫二也不有躬履非正則不能固

於一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三陰柔而不中正不從正應而下從九二見金夫不有躬者也見金而悅從行不順矣婦人以順為正行不順則父母國人皆賤之二雖納婦非順而從之也何利之有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三舍應從二行不順也見利忘身不可取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不正之女捨應從二見利忘身與貞不字者異矣何所利哉易於有應言婦无應言女三捨應從二行不順矣稱女可也易說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於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吝不足也謂可少也○蒙之時陽剛為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於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於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於賢明之人也不能親賢以致困可吝之甚也實謂陽剛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陰資陽以為明六四之困蒙遠於陽故也陽實而陰虛實謂陽也不能親賢以發其蒙

其困吝宜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上下遠于二剛无所資焉謂之困蒙是以君子慎其獨也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没世不忘也困蒙何有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上下遠于二剛无所資焉謂之困蒙是以君子慎其獨也雍曰遠於二剛无所發蒙則困陽實而陰虛故稱遠實孟子曰夫苟好善則人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何困之有夫苟不好善則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是其所以困也故以此而居上則失道而寡助以此務學則孤陋而寡聞然則困蒙抑亦自取之歟伊

川以吝為不足謂可少之也然有嗇而可鄙之意  
易說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於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為人君者苟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己也○舍己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於天下矣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愿不信蒙之失正者也故蒙正如童吉與夫豕之義同  
易說

三十四

大易粹言一

蒙一五

書

龜山楊氏曰五居尊位而下求九二之臣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長挾賢也苟有求焉有所挾則皆在所不告自天子至於庶人君子所以俟之一也故唯童蒙乃吉夫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皆學然後臣之由斯道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夫是道也豈獨受學事師為然其微乃在於成德之序也順也者順於理也巽也者入於道也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夫然後知顏氏之子殆庶幾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柔順居尊下應九二學焉而後曰此童蒙之吉也太甲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是也太甲克終允德高宗克邁乃訓皆順以巽之義易說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為亂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為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為剛暴乃為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為寇也○利用

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不為過暴下得擊去其蒙禦寇之義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蒙暗犯寇禦之可也以剛明極顯而寇蒙暗則傷義而衆不率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蒙之上九擊蒙若齊之伐燕利其土地重器所謂為寇也若葛伯仇餉而湯往征之所謂禦寇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九蒙之極也以剛之才處之故至於擊蒙也然擊之以正其罪則禦寇也已甚而至於殘民則為寇也故戒之曰不利為寇利禦寇若

有苗之昏迷而舜征之擊蒙而禦寇也孟子謂燕可伐而齊王伐之誅其君而弔其民則是亦禦寇也而齊王遷其重器係累其子弟是乃為寇耳故諸侯將謀救之上下不順故也何利之有易說兼山郭氏曰上九下愚之不可移怙終之不可戒是以不得已而至於擊也師之毒天下猶曰民從之吉况於蒙乎故知其為上下順也不利為寇利禦寇彼我賓主之辭非有時而利為寇也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斯言至矣上下皆蒙故戒之如此上九非剛中之德也易說

三四四字

大易辨言

蒙十七

青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不利為寇利禦寇彼我賓主之辭非有時而利為寇也雍曰既利禦寇則彼來寇者不利明矣夫不能戒之於早終至於過而後擊之亦非特教之不至也蓋有積惡不移之質如何校滅耳者也上九剛過之才發蒙則暴包蒙則不能容以之禦寇則利矣能禦寇亦去衆蒙之害上下得不順之乎易說

伊川先生曰需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為飲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卦之大意須待之義序卦取所須之大者耳乾健之性必進者也乃處坎險之下險為之阻故須待而後進也

易傳

兼山郭氏曰序卦云需者飲食之道也文武以天

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如此而已至於蕙蕭廢則恩澤乖湛露廢則萬國

離故需之為需豈曰小補之哉

易說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伊川先生曰需者須待也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為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為需之上土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无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

當辯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剛健而不陷而能俟時故有孚於光亨也訟需坎皆言有孚必然之理也又如未濟飲酒濡首亦言有孚義同此

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地之上人尚不能无所需以生萬物況人道乎有孚者充實之美也光亨者輝光之大也有是德衆之所需也需之亦以成是德也貞則吉需之道也利涉大川乾之健也

易說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三百三十九

大易辨言

需二

胡瑛

伊川先生曰需之義須也以險在於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剛健而能需待不輕動故不陷於險其義不至於困窮也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贊之云其義不困窮矣○五以剛實居中為孚之象而得其所需亦為有孚之義以乾剛而至誠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得貞而吉也所以能然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居天位指五以正中兼二言故云正中○既有孚而正雖涉險阻往則有功也需道之

至善也以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五以剛正中履尊位而不疚故有孚光亨貞吉有孚剛中也光亨大亨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則光斯大矣不曰大亨者以其有險而剛不揜焉故曰光亨也夫剛健而上行乾道也險在前而不進有需之義焉故曰需湏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而動與時偕天行也故險雖在前而不能陷其義不困窮矣以剛健之才需而後動則往无不濟矣故利涉大川

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卦言之乾猶需於五以爻言之五

三十五十六

大易粹言

需三

明剛

猶需於物故曰需湏也以乾之剛健其遇險也止於不險不困窮而已則險之為義大矣能无需乎有其德以待天下之需者九五也故言位乎天位以正中為需之主宜矣

易說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伊川先生曰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為湏待之義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苦田其才德而未施於用也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為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

一作



養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九五需于酒食貞吉未濟亦有孚于飲酒以陰在前无所施為唯於飲食而已

易說

廣平游氏曰雲上於天則澤將下流天下之所徯望也故有需之象飲食人之大欲存焉而人非飲食不生則天下之所需莫急於飲食故需飲食之象而位乎天位以應天下之求亦曰需于酒食而已然幅員之衆烏得人人而飲食之哉亦曰養賢以及萬民而已故君子飲食燕樂者大亨以養聖

賢使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焉耳忠臣嘉賓盡其心則小民不失職而人人厭其所欲矣九五之所需孰大於此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而始於燕羣臣嘉賓者需之道也雍曰序卦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朝夕之需也人無飢渴之害則飲食无需也屯蒙之後天下之所需者在君而君之所需者在賢雲上於天欲雨之象萬物之所需也飲食宴樂所以養賢膏澤將以及民亦天下之需也

易說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  
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伊川先生曰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於  
險故爲需于郊郊曠遠之地也處於曠遠利在安  
守其常則无咎也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  
於遠而无過也○處曠遠者不犯冒險難而行也  
陽之爲物剛健上進者也初能需待於曠遠之地  
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  
矣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  
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

三〇六

大易粹言

需五

其全

用常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乾道以上行爲常方需之時險在前  
宜需而後進雖久於其所未爲失常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乾之剛猶有畏難之義則險其可  
犯哉初九遠於難者也故言于郊于郊不犯難矣  
勿以遠而妄動乃盡畏難之義是以利用恒无咎  
可需則需不可需則勿需也可應則應不可應則  
不應也此需時用常之道

易說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  
小有言以吉終也

伊川先生曰坎爲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爲需于沙漸近於險難雖未至於患害已小有言矣凡患難之辭大小有殊小者至於有言言語之傷至小者也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柔守中寬裕自處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於險故小有言語之傷而无大害終得其吉也○衍寬綽也二雖近險而以寬裕居中故雖小有言語及之終得其吉善處者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沙近水而不溺於水以其衍在其中而不迫於險也其犯難淺矣故小有言終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沙近水近難也近之必不能无難故小有言剛明之才居柔守中小言之傷不爲大損是以終吉欲无小言之愆則遠于郊而用常可也二雖不能遠于郊而以寬裕居中是雖有言而吉終也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其何傷於日月乎終吉之謂也易說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伊川先生曰泥逼於水也既進逼於險當致寇難之至也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

故致寇也苟非敬慎則致喪敗矣○三切逼上體之險難故云災在外也災患難之通稱對言而言則分也三之致寇由己進而逼之故云自我寇自已致若能敬慎量宜而進則无喪敗也需之時須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非戒其不得進也直使敬慎毋失其宜耳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需而迫於險則致寇自我矣然乾健之極非險之所能陷故敬慎則不敗需而後動能敬慎者也若夫行險以徼倖雖有剛健之才能不敗者鮮矣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坎為險九三迫之災在外也于郊于沙于泥遠通之象也剛健上行故曰自我致

寇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于泥則有難矣不能于郊而于沙不能于沙而于泥則于泥之寇自我致之也災自外來也敬慎而不敗者君子責己反身之道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何敗之有是以君子居易以俟命敬慎也小人行險以徼幸鮮不敗矣然君子雖因接物而有敬而敬當在物先故坤之直內言存於物先也需之九三上六見於用以接物

而已易說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陰柔之質處於險而下當三之進傷於險難者也故云需于血既傷於險難則不能安處必失其居故云出自穴穴物之所安也順以從時不競於險難所以不至於凶也以柔居陰非能競者也若陽居之則必凶矣蓋无中正之德徒以剛競於險適足以致凶也。四以陰柔居於險難之中不能固處故退出自穴蓋陰柔一作柔弱不能與時競不能處則退是順從以聽於時所以

三百三十七

大易粹言

需八

王明

不至於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柔居陰不能禦強來則聽順而辟其路易說

龜山楊氏曰乾健上行非險之所能陷而四以陰柔在前故需于血出自穴血陰傷也出自穴不安其所也陰雖不安其所而能以聽則雖傷而不至於凶矣六四以柔居陰能順以聽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陰柔之質處眾剛之上不能違而避之反出自穴是自求禍也故需于血然應於初九自上應下能順以退聽故雖傷而无凶易說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所需必遂可謂吉矣○需于酒食而貞且吉者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需而至於位天位則險難既平无所事矣故需于酒食而已若既醉之詩是也然需于酒食而不以正則是自溺於荒腆耳能无凶乎故

正乃吉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五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人有士君

大易粹言

需九

張拱

子之行詩之所謂太平需之所謂貞吉者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人有士君子之行詩之所謂太平需之所謂貞吉也雍曰飲食非自養也養賢而已養賢以及萬民所以應天下之需也鹿鳴之君蓋得需于酒食之道天保之福所謂貞吉也

易說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伊川先生曰需以險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六居險之終終則變矣在需之極久而得矣陰止於六乃

安其處故為入于穴穴所安也安而既止後者必至不速之客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故皆上進不速不促之而自來也上六既需得其安處羣剛之來苟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陵之理故終吉也或疑以陰居三陽之上得為安乎曰三陽乾體志在上進六陰位非所止之正故无爭奪之意敬之則吉也○不當位謂以陰而在上也爻以六居陰為所安象復盡置義明陰宜在下而居上為不當位也然能敬順以自處

則陽不能陵終得其吉雖不當位而未至於大失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无所出故降入自穴恭以納之雖

處極上不至於失易說

龜山楊氏曰陰宜下而在上不當位也以柔順居之而不為險難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當需之終處一卦之外遠於陽也與四異矣故入于穴穴陰所安也三陽需而進不速之客也陽方上行知敬而不為險難其吉宜矣若夫需道之終猶欲懷險以為難亦君子之所不容也能无凶乎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不當有事之地猶有需焉至於  
三陽彙征不能退聽以違之是以入于穴也敬之  
終吉未大失而已乃若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上  
六坎也故其道如此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上六不當有事之地至於三  
陽彙征不能退聽以違之雖敬之終吉未大失而  
已乃若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上六坎也故不足  
以進此雍曰上六據非其位不能退聽徒知入于  
穴以避焉僅免夫需血自傷而已故曰未大失也  
天道上行理之常來而敬之終无凶也夫需之時

天下如飢之需食渴之需飲也故于郊于沙于泥  
出入于穴獨五安然是為需之主然水行需舟陸  
行需車莫非需也卦特言其大者耳

易說



☰ 坎下  
☰ 乾上

伊川先生曰訟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人  
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  
次需也為卦乾上坎下以二象言之天陽上行水  
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也以二體言之上剛  
下險剛險相接能无訟乎又人內險阻而外剛強  
所以訟也易傳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伊川先生曰訟之道必有其孚實中无其實乃是  
誣妄凶之道也卦之中實為有孚之象訟者與人

三四十八 大易解言一 訟一 葉音

爭辯而待決於人雖有孚亦須窒塞未通不窒則  
已明无訟矣事既未辯吉凶未可必也故有畏惕  
中吉得中則吉也終凶終極其事則凶也○訟者  
求辯其曲直也故利見於大人大人則能以其剛  
明中正決所訟也訟非和平之事當擇安地而處  
不可陷於危險故不利涉大川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需訟一體也相親而需則為需相違  
而訟則為訟性情之異耳然性情之異而有孚則  
同者親而无孚需之妄也訟而无孚訟之妄也窒  
者塞其源而不流也惕者謹其事而知懼也得其

中則吉成其終則凶知此則知訟之為道矣非特訟者為然聽訟亦如之也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窒之也欽哉欽哉唯刑之恤哉惕之也呂刑曰簡孚有衆又曰獄成而孚輸而孚有孚也故乃明于刑之中中吉也舜典之疑唯輕呂刑之疑有赦不成其終也

易說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三六十三

大易粹言一

訟二

易

伊川先生曰訟之為卦上剛下險險而入健也又為險健相接內險外健皆所以為訟也若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訟之道固如是又據卦才而言九二以剛自外來而成訟則二乃訟之主也以剛處中中實之象故有孚處訟之時雖有孚信亦必艱阻窒塞而有惕懼不窒則不成訟矣又居險陷之中亦為窒塞惕懼之義二以陽剛自外來而得中為以剛來訟而不過之義是以吉也卦有更取成卦之由為義者此是也卦義不取成卦之由則更不言所變之爻也據卦辭二乃善也而爻中不見其善蓋

卦辭取其有孚得中而言乃善也爻則以自下訟上為義所取不同也○訟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終極其事極意於其事則凶矣故曰不可成也成謂窮盡其事也○訟者求辯其是非也辯之乃中正也故利見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聽者非其人則或不得其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是也○與人訟者必處其身於安平之地若陷危險則陷其身矣乃入于深淵也卦中有中正險陷之象

並易傳

以有孚為主訟而无孚則刑隨之矣凶之道也剛來而陷乎險中見窒也見窒而後訟訟非得已也訟而惕焉中而止非成訟也是以吉非剛而得中疇克爾終凶以上九言也處訟之極不能復即命渝安正則成訟者也終凶亦宜乎然訟非中正者不能聽而決故利見大人九五是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大人能使無訟者若恃險健之才往而犯難則鮮不及矣故不利涉大川

自訟有孚至此易說

兼山郭氏曰訟三升而二降乃剛來而得中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訟不親也不親而健健而陷此所以  
為訟剛來居二而得中故二為成卦之主用中則  
吉也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无私之大者況  
訟乎是以利見之也險欲陷健遠之可也故不利  
涉大川涉之則自入于淵矣需之利涉大川險在  
前也訟之不利涉大川險在下而必陷也易說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伊川先生曰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  
由也若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如人情有  
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

三百五十

大易粹言一

訟四

胡天右

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  
券之類是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作事至於  
違行而後謀則无及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天體於上水行於下天道左旋水性  
右流皆違行而不相親故曰訟不親也不親所以  
為訟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无  
訟在於謀始謀始在於制作契之不明訟之所以  
生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責於人上古結繩以治後  
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良以此也方此為治訟之始

未及夫化民之道

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水違行大不親矣作事謀始期无訟也邦无道免於刑戮在下之謀始也刑期无刑必也无訟在上之謀始也此謂窒惕之道易說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柔弱居下不能終極其訟者也故於訟之初因六之才為之戒曰若不長永其事則雖小有言終得吉也蓋訟非可長之事以陰柔之才而訟於下難以吉矣以上有應援而能不永

三百六十一

大易辨言

訟五

劉仲

其事故雖小有言終得吉也有言災之小者也不求其事而不至於凶乃訟之吉也○六以柔弱而訟於下其義固不可長求也求其訟則不勝而禍難及矣又於訟之初即戒訟非可長之事也○柔弱居下才不能訟雖不永所事既訟矣必有小災故小有言也既不永其事又上有剛陽之正應辯理之明故終得其吉也不然其能免乎在訟之義同位而相應相與者也故初於四為獲其辯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訟者也故二與五為對敵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初於正應中有陰陽之間不无訟但

以陰居下體為柔順履險方初不求所事其理辯

直直一作正故小有言終吉易說

龜山楊氏曰險而健卦之所以為訟也險故興訟

健故能訟居險之初柔不當位非險而健也无能

訟之才故不求所事當上下違行之時陰柔在下

而二以剛乘之近而不相與故小有言然有應在

上順而不為險故其辯易明既已有言則非无訟

也以其辯明故終吉夫訟非可長之事居訟之初

謀始之時也故孔子因以戒之有不可之辭焉易說

白雲郭氏曰訟之初未始不小有言也永其事則

卷之六十六

大易辨言

訟六

劉中

有成終之凶不求所事是以終吉言於初者戒之

於始也初四在訟之應者是以其辯易明二五在

訟之不應者是以不克而掇患也易說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

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伊川先生曰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

者也九二自外來以剛處險為訟之主乃與五為

敵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為訟而義不克

也若能知其義之不可退歸而逋避以寡約自處

則得无過眚也必逋者避為敵之地三百户邑之

至小者若處強大是猶競也能无眚乎眚過也處不當也與知惡而為有分也○義既不敵故不能訟歸而逋竄避去其所也○自下而訟其上義乖勢屈禍患之至猶拾掇而取之言易得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處險體剛好訟者也上下二陰俱非己應理為不直故不訟歸而逋竄使其邑人之眾无辜被禍故曰邑人无眚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成卦之才言之則九二剛來而得中能有孚窒惕中言也以爻言之二五正應也二以剛險而不應訟上者也而五以剛中正而履尊

位訟之主也人所利見而取決焉不可得而訟也故不克訟然九二剛而中知義不克則非怙然者故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歸而逋者自反不縮逋竄而自遁也邑人三百户則其居寡弱矣不為險健也不為險健則訟息矣故无眚眚過也易說兼山郭氏曰九二孔子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則三百户之邑亦不為小矣或謂下之敢訟上者以附己之眾為得之矣附己之眾上之所不容故置其邑而逋乃可无眚眚甚於凶明矣易說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則三百

戶不爲小矣雍曰二五有君臣之位上下之分非可訟也訟之義不克也不克則置三百戶之邑而歸逋竄之中可无眚矣蓋以下訟上其患自取苟不違其邑是速誅伐之禍也九二以剛中之才一陷險中而不克訟其取患如此况无其才者乎是以聖人貴夫室惕而不利涉難也伯氏駢邑三百管仲奪之而没齒无怨言豈有訟上之患者乎易說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伊川先生曰三雖居剛而應上然質本陰柔處險

言柔入

大易辨言

訟八

序

而介二剛之間危懼非爲訟者也祿者稱德而受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貞謂堅固自守厲終吉謂雖處危地能知危懼則終必獲吉也守素分而无求則不訟矣處危謂在險而承乘皆剛與居訟之時也○柔從剛者也下從上者也三不爲訟而從上九所爲故曰或從王事无成謂從上而成不在己也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上皆非能訟者也二爻皆以陰一作柔不終而得吉四亦以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止爲善也○守其素分雖

一无從上之一无所爲非由己也故无成而終得

雖字

之一字



其吉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履非其位處險之極若能不為他累專應上九則雖危終吉故曰舊德以陰居陽又處成功必有悔吝故曰无成

易說

廣平游氏曰訟之六三才不稱位故有食舊德之象食舊德者世其祿也世之構訟者皆出於忿慾而六三才不足則內省而无忤位已高則知足而无求夫如是則從上而已奚其訟故食舊德而安也然當訟之時才不稱其位則人必有媚嫉之者故不能无危要之在己者貞固自守而无爭心故

三四十一

大易辨言

訟九

童女

雖危而終吉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三以陰居陽无險健之才而承乘皆剛力不能訟也上九處剛健之極而下為之應柔不能抗也則從上而已故曰食舊德正厲盖先王詔祿以功餘廩稱事食其食不任其責而唯上之從則唯食舊德可也當上下違行之時居險健之中雖以舊德而食然從之而不以正安之而不知戒失義犯患將无所不至矣故唯正厲乃終吉與之從事则无成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陰柔而介二剛之間危懼也能不

以訟為事所謂窒惕者也故能保舊德之祿而固守弗失與逋其邑而喪者異矣雖介二剛為危道而終獲吉者能窒其訟故也介二剛有道乎捨二之訟上從乾道代終而已從其大體者也故吉六三不以訟為事上從乾吉之大可謂德與位稱者矣然僅能食舊而已九二自下訟上掇患已至又豈能保其舊邑哉逋竄宜矣易說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陽剛而居健體不得中正本為

三言十八

大易辨言

訟十

童說

訟者也承五復三而應一有於字初五君也義不克訟

三居下而柔不與之訟初正應而順從非與訟者

也四雖剛健欲訟无與對敵其訟无由而興故不

克訟也又居柔而應柔亦為能止之義既義不克

訟若能克其剛忿欲訟之心復即就於命革其心

平其氣變而為安貞則吉矣命謂正理失正理為

方命故以即命為復也方不順也書云方命圮族

孟子云方命虐民夫剛健而不中則躁動故不安

處非中正故不貞不安貞所以好訟也若義不克

訟而不訟及就正理變其不安貞為安貞則吉矣

○安正能如是則為无失矣所以吉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體健而比於三理為不直故不克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非中正義不克訟也復即命變而

為安正則吉矣命天理也知義不克自反而即理

則非迷而不復者其吉不亦宜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強之才未嘗下人非得位必多訟

九四居上訟下為初辯明既不克訟復即初之命

變而安於貞是以獲吉復即初命捨訟而應初也

應初所以為正也是亦不失舊德之道苟非復即

三百五十一

大易粹言

訟十一

注

命渝安貞殆亦逋邑之流乎九四蓋嘗有訟能變

而獲吉故不言舊德而象但言不失也既云不克

訟則无德可言矣論訟則四優於二論德則三優

於初其訟者上九乎亦愈於二之犯上也

易說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

中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吉大而不

盡善者有矣○中正之道何施而不元吉

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訟元吉謂聽訟之主也非身有訟也

九五得尊位大中以正決天下之訟已則何訟之

有當訟之時至而以中正決之是以元吉也若虞  
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則聽訟之道孰善於此吉  
孰大焉故卦言利見大人大人則九五之謂也且  
訟而有孚猶窒而後通惕而後寧中焉則吉終焉  
則凶自无元吉之理

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中正而履尊位訟之所利見也故  
元吉元吉者大而盡善者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五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九五之象  
曰訟元吉以中正也則九五之无訟而為聽訟之  
主明矣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則知訟元

吉所以為中正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中正大人也聽訟之主也天下  
之長也為天下之長以中正之德聽天下之訟人  
之所利見其為吉也大矣蓋非一人之吉實天下  
之吉也獄訟之歸虞舜虞芮之質文王其九五之  
謂也

易說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  
足敬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陽居上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  
極其訟者也人之肆其剛強窮極於訟取禍喪身

固其理也設或使之善訟能勝窮極不已至於受服命之賞是亦與人仇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故終一朝而三見褫奪也○窮極訟事設使受服命之寵亦且不足敬而可賤惡况又禍患隨至乎

並易



龜山楊氏曰以剛健居訟之終成訟者也成訟凶之道雖足以取勝而受服人所賤辱也故終朝而三褫之或錫非乃誠與也三褫者言疾之者眾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許慎去鞶大帶也君子帶鞶婦

三

大易粹言

訟十三

剛

人帶絲蓋爵命之服非所以賞訟也眾所不與故

終朝三褫之言不足貴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言鞶大帶也男子帶鞶婦人帶絲蓋爵命之服非所以賞訟也雍曰上九以訟而錫之鞶帶其招褫不足貴如此况自下訟上義不克者奪邑宜矣是不若六三不言訟而守舊德又不若九四復即命而不失也

易說



